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周 鍾介生叅閱

許文簡公奏疏

疏

許 讚

陳言六事疏

民賦利弊

一小民田賦正額外附餘包補之數往往十倍常供
坐是益困至于商賈司鹽法者既取之以餘鹽又取

之以預借，又抽之以夾帶，又加增常價，留難掣放，其苦尤甚。今宜秋糧夏稅軍需物料之類，俱令花戶上納，不得委之里書，各塩場稅課，一遵舊制，諸所言額外之徵，悉罷之，有司爲民害者，許撫按守巡不時以名聞，亟褫其職。

一江南富民，皆不樂爲糧長，以糧額多而轉運包賠之爲累也。今僉編糧長，宜視其田宅厚薄，人力強弱，分上中下三戶，而定其差等，諭役使之繁簡，而派其供應。按年代之久近，而疏其先後，每五六年清審更

替則豪猾不得以苟免。權勢不得以訖漏。而疲弱不
至于久累矣。

一內府本色折色物料。每銀一千兩。則給赴解銀一
百二十兩。管解者賄求吏典。增減文移。如京價貴而
派少。則曰每行徵銀若干。原派多而京價少。則曰原
徵本色若干。領銀後。或于本地附近出產地方。市買
物料至京。又投託攬頭。以時估上納。而餘銀盡為所
乾沒矣。或京價過高。則弃批不完。告取幫價。必足其
欲而後已。此在湖廣為甚。而各省亦時有之。獨山東

河南有布政司總部官每歲遂得羨銀四五千兩，但二省地近遠者難以一律，自今南直隸江西浙江湖廣派扛解銀不得過六十，廣東廣西福建四川不得過八十，各州縣徵銀納府，府縣官簡富民以時估置買物料，仍赴府辨驗封識，如本色者批內卽云某物若干斤，每斤原徵銀若干，共銀若干，餘銀若干，折色亦如之，然後赴布政司撫按掛號，類解各本色送內府各庫，折色及扣剩扛解送太倉完納，給與批關，其折色以備召商，扣剩以備補本省及本府縣不足之

數。如果太多，則于下年減派以蘇民困，而領解者無所容其奸矣。

一、今大造黃冊之時，將消乏里分，節年賣出，詭寄無徵糧米，取司府文冊，一一清查，見在里分若干，以一年計之，各里田糧，必均平如一，以十年計之，各甲田糧，必均平如一，或過十年輪當里甲，凡夫馬鋪陳什物，屬有司支用者，務從省約，定擬價直，今當年里甲長首人戶出辦，不得更坐人丁，州縣官亦不得先期催徵，以滋狡漁。

一折納京儲之例。或宜于非舟楫不通之處。而南方則非所宜。或可行之下江米貴之所。而上江則爲不便。蓋湖廣江西江非地方舟楫可通。米價不致翔貴。且每石有折銀七八錢者。有一兩者。參差不齊。令既下而民盡以米變賣。非其所願也。自今奏報災傷。必曰某項可蠲免。某項可折價。某項可本色。折價者及時徵銀。本色者及時徵米。毋使米賤之地。失徵本色。坐損京儲。

邇來邊方多故。按伏徵調之費。輒請給予內帑。有

一疏而乞銀將及二百萬者。腹裏報災多不以實甚

所以宜預救不宜成積也

者已徵在官亦云蠲免。徒爲貪官汚吏之資。而又請
內帑抵補。舛謬甚矣。宜令各邊鎮明烽燧。謹瞭望。使
人得耕耘以興舉屯田之利。平居無事。不得以按伏
兵馬爲名。糜費芻餉。內郡有司勘災毋過期失事。賑
濟許發所在倉庫錢糧。毋得槩乞京運。

覆鹽去事宜疏

鹽法

一招流移。淮揚人戶多弃業逃徙。以典販爲生。宜責
成州縣。招揀安集。或假與牛種。或免其逋積。歲終籍

所招復之數。以憑黜陟。

一防漏灶。比來灶戶貧者流亡。而富者又復買脫。大非原額。宜以版籍爲定。但有灶求婦民者。按籍詳覈。毋得輒與改易。

一厚優恤。灶戶各有鹽課。而有司樂以徭役苦之。宜照先年事例。編派差徭。間有置買民田者。聽其自輸正賦。其有姦灶私射詭寄等弊。有司一體查究。

一免蕩稅。蕩地原無賦入。且淹沒不常。非歲稔之區。其已入賦額者。勿論。餘悉任其間耕。俟三年後耕獲。

有常始開報起科

一嚴引期各邊報中之商但有違限者核其年月久近罪坐如例毋得概罰

一復食鹽淮揚所獲私鹽許令各于本處鬻賣如私鹽之外額引不及照舊設立析鹽舖戶于兩批驗所領買官鹽散各州縣以資日食

覆議鹽法疏

鹽法

朝廷設立鹽課正引各有常規餘鹽原無定數遇私販以通官鹽乃祖宗立法之正假課額以處餘鹽

皇明經世編

許文簡疏

卷之一

五

平露堂

實今日救弊之宜。欲革餘鹽則商灶俱困而私販必
至于盛行。倍收餘鹽則早澇難齊而邊引不免于壅。
滯夾帶餘鹽律有明禁。增刷則于祖制有違。中鹽

自有引目。另立照票。則與引目相背。官爲收鬻。不若
聽商收買。簡易可行。蓋數開邊窳。恐天時人事不同。
將來難繼。臣請參酌衆議。除兩浙河東聽其照舊遵
行外。其兩淮鹽斤。許每包以五百五十斤爲率。內二
百八十五斤連包索爲正。引定價五錢。二百六十五
斤爲餘鹽。淮南定價六錢五分。淮北定價五錢。兩浙

每正鹽一引連包索以二百二十五斤爲率定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以百斤爲一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杭州四錢五分。紹興四錢。溫州二錢。長蘆山東每包以四百三十斤爲率。內二百五十斤爲正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二百二十五斤連包索爲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所三錢三分。山東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開邊報中。兩浙上納本色。長蘆山東折色。如豐年願納本色者聽。餘鹽不必開報邊。仍舊納銀運司。解部轉發各邊。甘肅險遠。止開淮

浙二鹽。淮鹽再減五分。每引銀四錢五分。浙鹽再減五分。每引銀三錢。其餘各邊。如開淮鹽。搭以長蘆。則不必再搭山東。開浙鹽。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便于掣支。以上正餘鹽斤。各該巡鹽御史榜示各商。務遵定則。其有夾帶私鹽。隱射退引。及買窩等弊。嚴法重處。摠計各運司正鹽。歲可得銀五十四萬八千四百二十七兩有奇。餘鹽。歲可得銀六十一萬八千三百七兩有奇。正鹽既已開邊。餘鹽隨引赴邊上納。似亦可行。但查餘鹽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

分別南北不同。兩浙杭嘉溫紹所在亦異。又各該運司。鹽場美惡不齊。行鹽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納銀。商人各擇便利。將使下場餘鹽。無人收買。則灶戶必有不均之怨。且天時陰雨無常。沙灘時有崩塌。設煎曬不敷。運司難以追併。商人若守支正引。耽延商灶兩困。宜行巡鹽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鹽引。該帶餘鹽。照數稱掣外。若餘鹽缺煎。時難收買。貴令運司止將正鹽稱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勒煎灶丁。納剩餘鹽。商人收買不盡者。悉聽臨時設法。

區處。

議防虜事宜疏

防虜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臣聞前者虜賊入寇也。鴟張鳥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諸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爲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嚮應者。豈真以大羊爲同類。沙漠爲樂土哉。乃彼誘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于虎

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爲倖功。攘利之具。既幸

口。中。國。口。被。口。之。口。人。口。不。口。敢。口。復。口。

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

口。者。以。多。少。論。功。斯。誠。良。法。也。

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

月。上者僅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

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

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刻

以終身矣。爲今之計。莫若渙發綸音。不拘常格。廣

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教

者。卽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文

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有卹。不願歸者。編之行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日之慝。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指勒以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偕其黨歸順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卽與小旗。百人卽與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甚于殊俗。中國之利。浮于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棄

墳墓。生爲他世之人。沒甘爲胡地鬼者。斷無是理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臣聞前歲虜衆之

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爲陣。老弱者

大。時之。中人。也。其鋒不可當。而其分途也。可以伏。

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艸

兵。攻。擊。使。之。出。輒。被。擒。則。大。衆。自。困。矣。

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
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
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
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
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廷頸以待。

戮則影隨而非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直。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幾。冒白刃。本以爲利己之計。反以滋剝膚之災。其誰敢爲之哉。臣愚以爲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胆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卽推一人爲小甲。五十人則推一

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計名造冊。簿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耳。

如是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修築畝牆垣以遏虜騎。臣聞先日虜寇之

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收。而賊騎突至。已滿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

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

大。衆。長。驅。不。得。處。留。頃。刻。有。險。可。依。者。即。可。

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牆垣迂曲而

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即少殺掠。臣嘗考古人畝畝溝

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

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
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于馬。中國之民便
于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
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
害。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
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逶迤者。因勢審形。畫築墻垣。
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修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
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為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
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

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窒碍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歛。而拒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正國典明選法以便遵守疏

申叻選法

去年四月。荷蒙 皇上念臣孤弱。係全歸田未久。卽蒙詔命起用。臣感激思振。惶懼之餘。豈不思奮。切念法弛而弊。當揭其由。政蠹而害。當指其實。臣讀呂刑之書。而得其端焉。古刑述刑之五過。究其出入之弊。

曰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五者之病不獨用刑可以出入人罪顛倒法度凌犯事體自古國家之政也教也令也制也度也其廢弛也罔不由此五病而然何也曰官者謂威勢也人臣有威勢則能氣使百司

此五者千鈞之重也

而惟命是從曰反者謂報恩怨也人臣挾勢以報恩怨則能以禍福加人無不如意曰內者謂女謁也公卿大夫爲其妻妾子孫之親黨而恣意干求不顧國法曰貨者賄賂也用財請求如市易之道以瀆亂天紀曰求者干請也不顧禮法徇私囑託以變亂事例

五者有一于此。欲望履當官清慎勤之三事難矣。况兼而行。其害可知。臣不知其他。今履任之初。謹以吏治職守。自祖宗之建立。與陛下之申明者。條陳上聞。臣誠欲履祖宗之成憲。守陛下之良猷。以祛五弊。以清庶務。蓋事實申明。則人心知做。而不敢輕犯。事例一變。則僥倖無厭。而爭競成風。伏望皇上念治道之係爲甚大。用人之知爲至難。留神一覽。特勅中外臣工。將後開事例。着實舉行。仍令臣等永爲遵守。無少改渝。庶臣感恩思報。可效犬馬之力。可

傾葵藿之誠臣不勝激切仰望勤倦之至

一禁薦舉之濫夫旌薦賢能所以備遷擢陞轉官員所以昭激勸蓋因能授任隨才器使而不肖者不得廁其中也今各處撫按薦舉所屬官員真知其賢者薦之可也而任淺及陞任去任已久者往往掇拾舉薦或曰錄去思或曰薦陞任夫既已陞遷去任矣又何薦焉其意不過結歡收功而不顧激揚之大體也又有考語開註賢能論奏劾稱貪暴者有在任褒詞行獎文冊填註不職者有撫按舉劾異同者以致本

部查覆甚難，又撫按獎勵過官員，本部通不與聞，亦非事體。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官員，今後舉薦官員，務要情當，不貴繁多。其陞遷任淺去任已久者，不許一槩濫舉，仍通行直隸各府浙江等按察司，每年終將撫按及別差御史獎勵過官員批詞造冊送部查考。其考語薦劾繳冊開註，及獎勵批詞，或一人而自相牴牾，或彼此薦劾不同，考語背馳者，聽本部題請行勘實。罪坐註者，庶幾臧否一定，黜陟自明，清議不淆，官方斯允矣。

一慎民牧之選。夫守令之賢否，生民休戚所關，而賢否之由分，則志向之崇卑，年力之精倦也。本部常選舉貢官恩，與夫納粟監生，挨次取選考試，限于盡補正官之缺，所以正官缺多，或以監生補之，率多才力不振，往往被劾，留之則不通于用，去之則寔可惜，而邑牧恒不得其人也。合候命下，本部取選，除照常取定額數之外，遇有各縣正官缺多，量爲多取舉人名數，以充正官之選。歲貢精力強壯，學識優長者，一體選除正官，大抵量缺多寡，以爲斟酌。如此，則職任易

稱而選法不亦通乎。

一革隱缺不報之弊。夫在外大小衙門缺官，巡撫巡按兩月一奏，以憑選補。查得近來奏報，或遲或漏，全不嚴究。又各處王府缺官，紀善而上，品秩既崇，自不容以不報。良醫而下，官級頗小，每見其有隱漏。若報一缺，必保一人。無人則缺不報，蓋皆彼處軍書有過人犯占包管事所致然也。本部一遇起復，該選人員到部，無憑查選，或守至一年半年者有之，或自告缺而至于重選者有之，俱于事體未便。合候命下，通行

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奏報缺官。務要及時盡行開報。毋致遲漏。仍各行各府長史司。今後凡王府官員有缺。卽行查報類奏。以憑銓補。不許良醫典膳等缺。隱藏包占。希圖保補。則奸弊旣除。而選法亦不至壅塞矣。

一嚴官員馳延之弊。訪得在外有司官。三六年考滿。各有給文到京。不卽報名。朝見投文。每每潛住觀望者。又有考畢應該領憑回任。輒稱患病。不赴該科書字。延住京師者。又有領憑不依限到任者。規避營求。

百方鑽刺，合無今後但有前項官員，初到不卽朝見，考畢不卽領憑者，許緝事衙門訪拿送問重治，其領憑不依限到任者，比照朝覲事例，過違一月之上，問罪申報，二月之上送部別用，三月之上，罷職不敘，監司不舉者同罪，庶法令昭明，人無玩愒矣。

一革冗員之弊，翰林院譯字通事等官，及兩京欽天監、太常寺、太醫院不係堂上官者，九年考滿，給由到部，查考稱職無缺陞俸，近年以來，牽合比例，添註帶俸，額外漸多，合無今後各衙門不係堂上官，九年考

滿到部例應陞職者行查不係額外添註等項原衙門見有應陞員缺照例陞職外其有雖無應陞員缺本官員缺見在者照例陞俸二級仍以舊職辦事遺下員缺不必銓補以遵近日題准不許添註官員事例若果係額外冗官并既無見缺可陞又將原缺已補者照例搭選若譯字通事例難改選者候挨次照缺陞補則仕途可清而冗費稍節矣

一重恩蔭之典切惟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舉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于上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

皇明經世編

詩文簡錄
卷之一

申明廷法

夫

平露堂

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閔給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歿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命出使海外。歿于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經請給誥命。或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并襍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槩陳乞。一時

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寓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端一，萬世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廕，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生怨望，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勳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廕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至三品未經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任，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命下之日，敢有違

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叅回治罪補廕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止補一次如此庶陳乞者絕他岐之覬而承行者有一定之守矣

一嚴查革官員脚色夫官員脚色一生之歷閱出身之階資也監生之行有歲貢有納粟有官生有舉人其餘選也有大選有揀選有遠方有乞恩有功陞吏典出身有省祭亦有遠方免考有免當該有納銀免一二考有納銀免第三考免辦事等項至爲不一開具脚色當具前項來歷一一取具實供方纔造冊繳

部以憑查考、閱歷其實、而低昂之、或陞遷考覈、方得明白、今各處撫按兩司、開具官員脚色、全然朦朧含糊不明、隱僥倖之踪跡、漏躐等之進取、或曾經問革而不查報、或已經考降而不明註、其弊不可勝言、合候命下、通行在外大小衙門、今後官員脚色、務要照前、一一詳具開報、不許仍前朦朧含糊、違者聽本部駁回另報、

一嚴究賍污官吏、臣惟天下之事、是非異形、則無兩可之理、曲直相勝、難以一律而斷、蓋是非曲直、不可

以一毫混淆也。今各處問革污吏，往往辯明，各還職役，起送吏部收選，多有事涉出脫，招情不明，而其原問革緣由通行不招出照參，是何緣由在問，所以爲賍誣出脫之路也。臣每每親自參詳，駁行另問，而又不見回報一二，公法難行，往往如此，致賍官污吏肆志橫行。合候命下，通行在外撫按按察司衙門，如果本部駁回，另問官吏，通行查出，從公問明回報，事無冤枉實跡，亦與辯理，務要原問官員，或徇情，或聽囑緣由，招內明白聲說，應參奏者參奏，應提問者提問。

如有將原問官隱情不行叅究本部具實奏請重治庶奸濫不敢隱情而刑政昭明矣。

一嚴各部職守之彙夫列官有等級出身有資格此吏部確守 祖宗一定之制而不可易者也夫 朝

廷授人官職未有不考試其蕪能者于吏之出身者專取其理辦文書書寫行移本朝之制民家子弟初在本處納銀充吏謂之農民巡按考其刑名行移寫字刑名者具招詳罪招行也行移者上下通行文案也考稱者照納銀司府州縣令典等項挨次叅充不

中者降叅着役，三年役滿謂之一考。又送巡按御史如前考試，中者陞叅，不中者降叅。及挨次收叅着役三年，謂之二考。又巡按御史考試不稱者黜退，稱者起送吏部。撥各衙門辦事十八箇月，吏部堂上考稱者，依本等陞叅，不稱者長行各等。一二三年之上，挨叅府部院寺各衙門等衙門當該。又三年役滿到部，謂之三考。本部堂上又行考試招移，中者照本等品級出身，不中者襍職隨大選赴御前叩頭給與冠帶。又分撥各衙門辦事，謂之官辦。半年滿日，給引回

籍省祭或二十年或十五六年行取到京又經守部
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歷選等例先考中本等者本
部覆考中者照本等品級選用不中者選未入流襍
職此該吏部職掌百六十七年事例也近年吏典有
隨軍隨工隨邊當該辦事等項謀求着役一遇事完
各該衙門徑自申請聽從各官各吏口告不分勞逸
久近輒與具奏減免當該省祭官辦考試是吏部考
選之法本部通不得與聞未免侵越職掌各該衙門
止知免其當該不知中間又有聽撥二三年之勞部

考一次止知免其省祭不知中間又有守部復考歷
選等項皆不在奏內而暗將減免蓋以本朝用吏等
級如臣前項所陳者一時不能詳知止憑官吏口告
方便故然耳凡奉 旨陞職官員品級已定尚內吏
部銓註方纔受職豈有吏典減免等級選官不由吏
部題請者乎卽今選法壅滯實歷者守候三十年不
得本等選用優減不一年卽受品官若樂頤異人心
不平見今大工已完事務已畢今後隨工隨軍隨邊
常該辦事官吏除三月以下者不開外果有在工在

役久勞之人、該部止將在工在役年月、或當該成辦事月日明白、開具奏候命下之日、本部斟酌勞逸、查照節年大工事例、應免當該者、免其當該應免考試者、免其考試、應免省祭者、免其省祭、明白其奏定、奪以重恩典、以明職掌、大抵在外兩考、俱係納銀、未曾着役一日、卽係未曾歷事、不許撥赴隨工隨軍隨邊、再希減免、又脫京考、其應免考、止免初考、不免臨選覆考、若已經奏蒙減免、或復奏出例、希圖跟隨巡按監生、本無書辦之勞、一槩做做、奏要越次除選者、本

部嚴行查革改正。在外兩考。止許一次納銀。如此則
于 祖宗用吏之法。皇上申明之意。尚存一二。兼
以職守。不相侵越。而倖進可杜矣。

一革撥吏頂頭之弊。臣聞欲革弊。先正法。法既正。弊

頂首一事。近來建言。清理即

明肯亦詳詳。而卒未易除也。

自革。今在京各衙門。吏典交代。頂頭銀兩。漸至數百
兩。屢經奏准。查革重治。往往肆無忌憚。滋稔不改。又
人之常情。孰不庇其鄉里。孰不庇其親戚。黨與多則
弊端滋。耳目廣則閑飾易。若使一司之吏。盡用一省
之人。或六七人。或十餘人。自然有壞事體。已經松江

府吏彭縑開具揭帖到部，極言其事，不謂弊端傳襲，謂臣不行禁治，查得各衙門設官分職，皆編地方，多少選除，何獨吏典全然不論。此彭縑所以爲不平也。合候通行申明近例，吏典頂頭銀兩嚴加革究，違例巧取，同房吏典并私幫說合之人，通行從重究問。凡撥吏典人多至七八人以上，司分每省每處不得過三。人都吏以下悉從闔撥，毋得聽其自行認識，先交頂頭。然後註撥，則黨與分，公法行，而弊端可革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
不吐詞。則以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
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倣。翕然風靡。爲士者口
無公是公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言行之實矣。如
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
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

弘治時大臣多賢者然意主

包荒也志存博也大故獻吉制焉

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
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
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

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切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

二曰心腹之病。夫心腹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切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計內官陰性而很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也。夫倉廩場庫錢穀之要地。今皆內官主

之。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一羊哉。今某有司。擿發某姦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救。否。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憚於潛而玩於彰。彼姦未擿發。尚有嚴心。今姦業已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救。有缺不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者幾萬人。亦

皇明經世編

李景文疏

卷之一

謝陳二病
三零六第 四

平露堂

多矣。陛下又敕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闢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而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而災害必至。災害必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授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改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于此而不

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耻
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艸也。拔一君子則
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
醫而治之者爲愛也。今某有司幸摛實其姦。是亦國
之醫耳。若一切置而不行。是醫能治之矣。而上弗肯
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
莫如剷內官之權。剷內官之權。莫要於有罪不赦。有
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已病也。而猶不治。
是可惑也已。

三害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目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施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

前糧食有增于今。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當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冗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

名而鮮實也。夫騰驥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

軍而無語上布其後世宗卒革之

劉忠宣謀革四衛

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乎。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

兵之精也。今內官叅之。內兵又共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語不有曰。萌芽不伐。將尋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掌叅內兵。又查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仍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

二曰民害。夫民害者何也。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
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能起家。夫人
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者百不過二三。
愚蠢者十常八九。然又若無所賴而有司不之恤也。
歛之不問貧者。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
則必逋竄。一旦弃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
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迫者不還。居者縲
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死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
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

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美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此戶工二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又益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肯苦言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因嘗降詔旨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公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

此也。

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地
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自開墾之矣。不可
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
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賜皇親
家。皇親之家。卽奉。天子命爲己有。乃輒遂白奪其
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室。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
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
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其祿非不豐貴。非

不極也。乃利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場與百姓分陌分人而守割之。臣切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艸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擔閤共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老弱者轉而死於泥途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切見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

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敕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諶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艸地牧馬爲便。

六漸

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運然耳。然

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何如。稍有不繼，則軍吏委以自解。是以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不由已誤之也。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之不足，於是有空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

備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沛也。散于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已。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作孰匪以鉅萬計。諺曰百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艸。今方春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偏發寺觀等救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乎。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在私室。又出而造

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之事，內財則已匱，外
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何所出。故曰浪費者此
也。

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故在民窮。夫
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以爲往者困而無食矣。今盜
而得食，卽死不猶愈于凍餒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
突。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
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
畏死也。今旣死而愈于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

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切計今之事勢。非但憂盜將
必有大患者。何也。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今天
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廷之國。百官奉職。匪但致
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
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掠燒村。剽掠婦
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
災。武庫乏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
有警。則事勢又何如哉。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
呼。此亦可爲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時急選良有司。恤

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略。有備無患。聖人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陟失制。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一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

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
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
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豈其爵不足以勵
廉。其賞不足以諷功。賞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
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學
士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
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
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

猶同器。不知有薰廉污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斬蔽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

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姦。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天下之公。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私也。是故士師

可以執天子之父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捨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也？以爲無罪則固以追償其貨殖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長姦，長姦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而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法莫大於不忽，刑莫大於不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親，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可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

弛法令之漸。

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法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道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較著，而今勅寺勅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太虛無爲之

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矣。陛下誠心。賸資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深。譬之鋤艸不力。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令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使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逐一試之。且

如彼能設一醜撰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
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
日夜悲心也

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
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水決則潰禮決則凌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與政臣嘗伏讀嘆
息以爲聖主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
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
可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

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故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固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歛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安得乎。臣切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鹽法事宜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流。獸覲壙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買衆。觀望搖撼。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

土著者豪，群聚者盜，勢亢者妖，力寡者賊，日增月盛，而鹽之法壞矣。夫秦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縠，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諸豪貴籍其蔭庇。今淮揚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甌石之儲，一旦累貲鉅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摩機識，足以蔑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欲官蓋其利，可

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紳縫掖。率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窩。遂汗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輒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此○時○賈○豎○此○內○守○多○乞○討○漁○引○者○棟○忠○定○公○在○戶○部。在必獲駕帆張幟。橫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深疾此輩命司屬謀之。舉其輕者而并弃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祿。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

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察尚慮汗，道之以汗則亦奚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巡行，意在糾惡與滯，而新造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得阻撓。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

之謂也

皇明經世文編